

世界奇幻文学大师
托芙·扬松百年纪念文集

The True Deceiver 真诚的骗子

〔芬兰〕托芙·扬松 著 符仕发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世界奇幻文学大师
托芙·扬松百年纪念文集

The True Deceiver
真诚的骗子

[芬兰] 托芙·扬松 著

符仕发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真诚的骗子 / (芬) 托芙 · 扬松著 ; 符仕发译 . —
杭州 : 浙江大学出版社 , 2016.11
(世界奇幻文学大师 · 托芙 · 扬松百年纪念文集)
书名原文 : Den ärliga bedragaren
ISBN 978-7-308-16333-0

I . ①真… II . ①扬… ②符… III . ①长篇小说—芬
兰—现代 IV . ① I5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1223 号

Den ärliga bedragaren (The True Deceiver) © Moomin Characters TM
Copyright ©Tove Jansson 1982
First published by Schildts Förlags Ab, Finlan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 & B LICENSING AB
through MEDIALINK ANIMATION INTERNATIONAL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Shanghai Cai Qin Ren Culture Diffusion
All rights reserved.

真诚的骗子 (世界奇幻文学大师托芙 · 扬松百年纪念文集)

[芬兰] 托芙 · 扬松 著 符仕发 译

选题策划 平 静
特约策划 上海采芹人文化 陈 洁 王慧敏
责任编辑 平 静
文字编辑 赵 坤
特约编辑 夏永为 张 瑞 陈 洁 黄 琰
责任校对 安 婉
封面设计 李 旖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采芹人  胡 桃 王 佳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19 千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333-0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 (0571) 88925591 ; <http://zjdxcbstmall.com>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23
第四章	28
第五章	34
第六章	39
第七章	48
第八章	58
第九章	61
第十章	67
第十一章	74
第十二章	84
第十三章	92
第十四章	100
第十五章	102

第十六章	106
第十七章	115
第十八章	120
第十九章	127
第二十章	133
第二十一章	147
第二十二章	151
第二十三章	160
第二十四章	164
第二十五章	166
第二十六章	168
第二十七章	171
第二十八章	177
第二十九章	180
第三十章	187
第三十一章	193
第三十二章	195
第三十三章	200
第三十四章	204
第三十五章	207
第三十六章	217
第三十七章	218

第一章

在瑞典西部漫长而漆黑的冬季，一个与往常一样大雪纷飞的早晨，村里没有一扇窗户透着灯光。卡特丽遮住灯光，生怕弄醒她熟睡的弟弟。屋子里很冷，她泡了一杯咖啡，把暖水瓶放到弟弟的床边。门边趴着的那条狗用两只爪子捂住鼻子，正盯着女主人，随时等待着一起出门遛遛。

在沿海地区，雪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在人们的记忆中，已经很久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了，门窗外积雪严重，屋顶也被厚重的积雪覆盖。但是雪没有一点要停的迹象，铲雪

车刚刚开过，道路上就再次堆积了厚厚的一层。严寒使得在船坞的工作完全停滞下来。人们起得很晚，对于他们来说，已没有早晨的概念。地面的积雪没有一丝足迹，村庄万籁俱寂。孩子们的到来打破了沉寂，他们在雪里挖隧道和洞穴，尖叫着、嬉闹着，玩得不亦乐乎。他们被告诫不准朝卡特丽·柯林家的窗户扔雪球，但是孩子们依然我行我素。卡特丽和她的弟弟马特兹，以及一条未取名的狗同住在杂货店二楼的阁楼中。拂晓之前，卡特丽总是带着她的狗沿着村里的街道一直走到灯塔，每个早晨都是如此。村庄开始苏醒，人们纷纷议论道：“她又穿着狼皮领子大衣带着狗出去了。”她不给狗取名字，这件事确实匪夷所思，所有的狗都应该有自己的名字。

人们谈论到卡特丽·柯林时，总说她关注的除数字以外，就是她的弟弟。人们想知道她从何拥有那双黄色的眼睛。马特兹的眼睛像母亲的一样蓝，人们完全记不得他们父亲的模样，很久之前，他坚持到北方去买木材，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他不是本地居民。人们早已习惯人的眼睛或多或少呈现蓝色，但卡特丽的眼睛却像她狗的眼睛一样发黄。卡特丽看周围的东西时，总是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所以人们极少谈论她眼睛的异常颜色，那是一种灰里透黄的颜色。多疑的性

格使她对村民的眼光十分的敏感，每逢此景她就睁大眼睛用锐利的目光直视别人，这种目光是彻彻底底的黄色，给人一种强烈的不安。大家发现卡特丽·柯林不信任或在乎任何人，除了她自己 and 那个从六岁开始她就一直养活和照顾着的弟弟。她离群索居，对任何人都敬而远之，也没有人看到过那条没名字的狗摇过尾巴。不论是卡特丽还是她的狗，都从不接受任何人的好意。

妈妈去世之后，卡特丽就接管了杂货店帮佣的工作，包括账目的结算。她非常精明。但在十月的时候，她却突然说要辞职。大家都觉得店主其实很想让她搬出去，只是不敢直接对她这么说。与姐姐不同，男孩马特兹并不让大家讨厌。他只有十五岁，比姐姐小整整十岁，他高大、强壮且非常单纯。他在村子里打零工，但大部分时间去里杰伯利兄弟的船坞帮忙，特别是当那里的工作还未因为严寒而暂停时。里杰伯利让他做一些琐碎且无关紧要的工作。

捕鱼不赚什么钱，很早以前人们就停止了瓦斯特比村的捕鱼活动。这个地区有三家正常经营的船坞，其中一家还会对船做日常的维护，当冬天来临时，就做复查检修。这家最好的造船厂就是里杰伯利兄弟开的。兄弟四人都未结婚，他

们的大哥叫爱德华，负责为船画图纸，他还常常开着货车去集市帮杂货店主运送货物和日常用品。货车是店主的，这是村里唯一的一辆机动车。

瓦斯特比村的造船业是这里居民的骄傲，造船工们在每一条船上印上一个“W”，就好像他们的村子还是昔日那个整个国家最古老的西部村庄一样。妇女们采用古老的传统方式织棉被，同样的，也是在成品上做一个“W”的标记。在六月的时候，游商们来到村里，买船和棉被，只要天气还暖和着，他们就会在此度过安逸的夏日生活。直到八月之后，一切又复归平静直至平淡。渐渐地，冬天来了。

此刻曙光已经变成了深蓝色，积雪显得晶莹剔透，人们在自家厨房里点亮灯光，放孩子们出门玩耍。第一个雪球就砸到了卡特丽家的窗玻璃上，但马特兹仍然继续安详地睡着。

“我，卡特丽·柯林，常常在黑夜里思索。随着黑夜的流逝，这种思索常常变得漫无边际。我想得最多的是金钱，很多的钱，我想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品格，很快地赚到钱，我想赚到足够多的钱以至于使我不用再想下去。今后，我会得到回报。首先是马特兹将会得到自己的船，一条大型的足以

出海的船，拥有船舱和船舷内的引擎，它是这个卑鄙的村庄所能造出的船中最好的一条。每天晚上我都会听到窗外在下雪，从海边吹来的风卷起雪花发出细细绵绵的声音，非常好，我打心底里期望整个村庄都被雪掩盖，抹去，直到最后，一切都消失……没有任何东西比冬夜的漆黑更加显得安宁，显得漫无边际，黑暗没完没了地持续着，就像生活在隧道中一样，有时深入黑夜，有时看到曙光，人们被遮蔽了眼睛，被隔离起来，比平常任何时候都显得孤单。人们像树一样地隐藏自己，默默等待。据说金钱会散发出气味，这不是真的。金钱像数字一样的纯洁。是人的味道，每个人都把自己身上的气味隐藏起来，只有当他们情绪愤怒或是羞怯，或是惊恐之时，这种气味才会变得强烈。狗能感觉到这种气息，在一瞬间就能察觉。如果我能像狗一样，那么我会知道得更多。只有马特兹没有这种气味，他单纯得像雪一样。我的狗既健康又漂亮，而且能读懂人的指令。虽然它不喜欢我，但我们彼此尊重。我尊重犬类的神秘生活，这种类型的犬带有与生俱来的野性，但我并不信任它们。我如何能对那些强壮的、观察力敏锐的狗给予任何一点信任呢？人们用被称作人类品质的东西来衡量他们的宠物，这种品质指的是高贵和友爱。狗不能

说话且服从性强，但是它们仔细地观察着我们，了解我们，会用嗅觉来察觉我们的细微变化，即使这样，我们的宠物狗仍然坚持不懈地追随和服从我们，对这种异乎寻常的特质我们应该感到震惊、局促、有压力。它们也许会鄙视我们，也许会原谅我们，或者也许它们会享受这种没有责任的生活。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也许它们会把我们视作某种过度生长、错误构造而充满致命危机的物种，就像体形巨大行动迟缓的甲虫。在被人类精心豢养了数千年之后，狗类一定已经将我们看透，具有了无与伦比的洞察力。为什么人类已经不惧怕狗了？它们失去野性的样子又能保持多久呢？人们把他们的宠物变得理想化，同时居高临下地控制着它们作为狗的生活天性：这种天性包括抓跳蚤，刨烂骨头，在泥里打滚，一整夜都在空旷的森林中狂吠……人们自己会做什么呢，无非是在夜幕下埋下一些腐烂的东西，再刨出来，然后又把它们埋起来，在空旷的森林中大喊大叫而已——周而复始。我和我的狗鄙视他们。我们过着隐居的生活，隐居在我们内心的狂野之中……”

狗正准备出发，它等在门口。她们从二楼走下来穿过杂货铺，卡特丽在前厅穿好靴子，她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

反复揣摩着夜里的想法，当她来到寒冷的野外时，她停了下来呼吸着冬天清爽的空气，她看起来像一个高大的黑色纪念碑，她那条令人生畏的狗，紧紧地靠在她的旁边，她们就像生长在一起一样。但它从未被拴住过。

孩子们安静了下来，在雪中歇了一会儿，在最近的一个据点后面他们又开始喊叫和相互打闹。卡特丽继续向灯塔前进。就在昨天，里杰伯利还给灯塔运来了一些油气罐，但路上的痕迹几乎又被雪所覆盖。风从西北面的海边吹拂而来，直到附近的海角，这里有一条岔路上山，通往艾美林夫人古老的居所。她停了下来，她的狗在一眨眼的工夫也站住了。迎着冷风，白色的雪落在大衣和狗毛上缓慢地融化。卡特丽发现了她熟悉的房子，每天早晨她在去灯塔的路上必然要经过那儿。安娜·艾美林独居在那里，和她的金钱做伴。在整个漫长的冬季，她几乎没有出现过，杂货店会将她所需的物品定期寄给她，而且松德布卢姆夫人每周都会去做一次清洁。但是在早春的时候，当安娜在森林中缓慢地散步时，人们会看到她那灰白的大衣在树木间忽隐忽现。她的父母长期在那里生活，那时森林中的一草一木都不允许别人擅动。当他们去世之时已经非常富有，但森林仍然是砍伐的禁地。正是因

为如此，森林得以继续茁壮生长，像一堵墙一样牢牢矗立在屋子的后方。村里的人称那幢房子为兔子别墅。这是一幢拥有雕花窗棂的灰白色的房子，对于这个被大雪笼罩的森林来说无疑是一份灰白色的厚礼。这栋建筑像极了一只蹲在地上的巨大兔子，那白色阳台上的窗帘是兔子方形的门牙，堆积在复古的拱形窗上的雪是兔子的眉毛，两根烟囱是兔子警惕的耳朵。每个窗户里都一片漆黑。山坡上的雪并没有铲除。

“这是她住的地方，也是我和马特兹即将住的地方。但我必须等待。在我让这个叫安娜·艾美林的人在我的生活之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之前，我必须再三斟酌。”

第二章

安娜·艾美林也许能够被称为友善，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她表现出无礼，还因为她有一种不同寻常的能力，能够忘记不愉快的事情，对此她只是耸耸肩而已，然后继续坚持着她那模糊而又固执的态度。她那被宠坏的广施钱财的行为总让人大吃一惊，但没人会注意到这些东西；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她对造访兔子别墅的客人会表现得漫不经心，这使得客人们觉得他们是在光顾一个小型的纪念馆。安娜并不是用这种态度来保护自己，也不能说她没有个性，她非常

单纯地过着一种严肃的生活，同时把她罕见的的能力运用在绘画之上。当她作画之时，总是显得那么孤独。

安娜·艾美林拥有着异乎强大且让人敬佩的技能，那就是她只注意和关心一样东西，也只对一样东西感兴趣。那就是她的那片林地，森林中的那片土地。安娜·艾美林能把这片林地想象得如此准确和仔细，甚至连一根针叶都不会遗漏。她的水彩画小巧玲珑且充满着冷峻的自然主义风格，就像被苔藓和脆弱的植被所覆盖的充满弹性的土地一样美丽，这种地方是人们在茂密的森林中常常经过，但很少真正留意到的。安娜·艾美林让人们大开眼界，他们见到了森林的冬眠，这让他们在一瞬间回忆起了那温和的向往，让人感觉愉悦和充满希望。遗憾的是，安娜为了将兔子插入到她的画作中来，而破坏了画面感，包括兔爸爸、兔妈妈和兔宝宝。而且她的兔子像小花朵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毁掉了森林深处的神秘感。

兔子在儿童读物上的出现被投诉了，这伤害了安娜，让她失去了安全感，但是她能怎么做呢，为了满足孩子们和出版商的要求，兔子必须出现。她大概每两年会出一本新的小册子。出版者自己撰写文字。有时安娜会接到这样的请求，

图画中只能出现大地、低矮的植被和树木的根茎。笔触越来越细致，范围越来越小，色彩如此深并接近苔藓类植物，以至于褐色与绿色所组成的微观世界，变成了一个由昆虫所组成的繁杂的丛林。她可能已经将之看作蚂蚁家族而非兔子家族，但现如今再这样想自然是来不及了。安娜将画面清理干净，视角变得空旷自由。现在是冬季，在大地开始变得光秃秃前，她从不工作。当她在等待创作之时，她会给很多追问为什么兔子会变得像花朵一样的小朋友们回信。

但是，当安娜和卡特丽之间开始有了交集的那一天之后，安娜什么信也不写了，只坐在客厅里读《吉米非洲历险记》，这是一本极其好玩的书。上次主人公去的是阿拉斯加。

安娜宽敞的房间在雪色的映衬下显得非常美丽，那白蓝相间的灶台，那光鲜亮丽的家具稀稀落落地倚在墙边，还有那反射着拼花的地板——松德布卢姆太太每个星期都会给地板抛一次光。爸爸总是想让她周围空间开阔，因为她长得非常高大。而且她喜欢蓝色，那种柔和的蓝色在房间里随处可见，只是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褪去了颜色。整个兔子别墅的上方笼罩着深邃的静谧，那是最具影响力的标志。

几天后安娜不再读那本小说了，她觉得应该给杂货店打

个电话，虽然她很不喜欢这样做。但是此刻电话占线，于是她倚靠着走廊的窗子坐下来等着。走廊外狂风在咆哮，在西北方向卷起一条黑色的曲线，既有趣又使人紧张。在棱角分明的山峰之上，雪在肆意飞舞，卷成一个轻而透明的沙漏。每个冬天都会出现这样一条曲线，它的飘移总是这么美丽。但是飘移的规模是如此巨大且独一无二，以至于安娜能够将之看得真真切切。她再一次拨通电话，这次杂货店老板接了。里杰伯利已经回来了吗？她上次忘记跟他讲需要黄油和豌豆汤了，不需要很多，只要一小罐。店老板没听清她说什么，他解释说路始终不通，运货车不能行驶，但里杰伯利已经滑雪去集市采购了，已经去了有一段时间了，马上就会带着包裹回来，还有一些新鲜的肝脏。

“我听不清楚！”安娜·艾美林回答说，“活的？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是肝脏，”店老板重复道，“我从里杰伯利那里接到一些新鲜的肝脏，还特地专门为艾美林夫人您保留着，一个很不错的肝脏……”然后他的声音又消失在了大雪覆盖的世界里，线路又出故障了。安娜（挂断电话）将外面的世界遮蔽起来，让她自己重新回到自己的书中来。她现在已经不是非